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8.04.012

**编者按:**今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创始人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重要载体的《共产党宣言》,自发表以来取得了重大理论影响与实践成就,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阅读《共产党宣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本刊特组织了两篇专题论文,集中聚焦21世纪的今天如何阅读《共产党宣言》,以期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sup>①</sup>

郝戈<sup>1,2</sup>

(1.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2.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摘要:**《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关键词:**世界历史;资本逻辑;民族国家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8)04-0077-05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法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深度与复杂内涵。《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关于早期全球化的认识和预言日益彰显其当代生命力与鲜活阐释力。世界历史、全球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三者息息相关。探究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相关性,对于激活经典著作的当代价值、推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 一 世界历史及其“双重逻辑”

《共产党宣言》运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

史唯物主义时期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从各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过程。他们指出,随着16世纪前后的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迅速向全球扩张,推动历史从民族的地域形态向全球相互依存的世界历史形态转变,现实的个人日益超越孤立封闭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发展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我们认为,世界历史理论是对全球化的早期形态的理论表达,同时也蕴含着对全球化的本质属性、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共产党宣言》运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唯物史观。因而,世界历史就构成了《共产党宣言》阐述无产阶级革命与人

<sup>①</sup> 收稿日期:2018-01-10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作者简介:郝戈(1981-),男,陕西商洛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类解放主题的基本历史语境。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还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了世界历史具备两个基本前提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交往的普遍发展的基本判断。这一判断在《共产党宣言》分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趋势时得到了显著的深化与发展,形成世界历史的“双重逻辑”的思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

一方面,《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的“主逻辑”是资本逻辑。这里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资本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一系列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具体来说,资本的运动呈现出一条深刻的逻辑线索: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推广,形成资本生产的世界体系,进而激发全球性的阶级斗争,从而开启向新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进程。《共产党宣言》以“跨文体”的文风,借用歌德《浮士德》中“魔法师”与“魔鬼”的传说来比喻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sup>①</sup>这里,喻体与本体的相似性在于“主人”与“奴仆”、“召唤”与“失控”的悖论关系。资本激发和催生了史无前例的社会生产力,然而,生产力日益挣脱资本的桎梏,并将资本统治推向必然灭亡的未来趋势。以此为基点,《共产党宣言》展现了全球层面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西方文明的传播以及生活方式趋同的强大趋势。它指出,资产阶级像上帝一般按照自己的样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

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②</sup>由此,进一步形成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及其伴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不断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新生产方式以致新社会的过渡。

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还有一种“副逻辑”即民族国家逻辑。所谓民族国家逻辑,就是指由资本主义交往方式所推动的各个民族国家的一系列政治发展过程及其内在规律。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交往关系的全面发展,强化民族内部的社会交往与政治集中,扩大民族间、国家间的全球性交往互动,形成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加剧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从而开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趋势。《共产党宣言》强调与资本逻辑伴生的政治发展:“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sup>③</sup>它又指出资本生产集中的必然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sup>④</sup>这实质上就点明了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伴生关系。其一,《共产党宣言》向全人类宣告“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sup>⑤</sup>。这一万物融化、祛魅化的隐喻直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全球扩张对传统的民族间、国家间交往关系尤其是政治伦理宗教关系的巨大摧毁作用。自然的或历史地形成的民族间、国家间传统政治关系迅速瓦解,被日益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权力支配结构所取代。其二,《共产党宣言》还揭示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形成一系列具有同构性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支配结构:西方文明支配东方文明,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支配非资本主义的民族,城市支配农村,资产阶级支配非资产阶级<sup>⑥</sup>。由此形成的民族国家间斗争与阶级斗争交相呼应,共同推动着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应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40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3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当指出,对于《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这一民族国家逻辑,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系统展开论述,学界研究也相对较少,但可以通过批判地借鉴韦伯、福柯、吉登斯和哈维等人的分析来进行补充性诠释。这种民族国家及其世界体系都遵循着“国家权力逻辑”,即对外维护领土界线、推进领土扩张,对内进行阶级统治与生命监控,由此服务于民族国家自身统治秩序的稳定与发展。

综上,《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集中呈现出双重逻辑及其交互作用的统一性。其中,资本逻辑是主逻辑,从根源上推动着民族国家逻辑的展开,而民族国家逻辑是副逻辑,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展开,并反作用于资本逻辑的发展。二者相互作用的中介在于交往关系尤其是政治交往关系的普遍发展。正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普遍发展推动着民族内部、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的普遍发展,由此形成了民族内部的国家政治集中与民族之间的国际体系。

## 二 世界历史的矛盾与人类的“相互依存性”

从当代境遇来看,《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的双重逻辑在同一性的基础上更多地发展出二者之间的对抗性。这集中表现为资本逻辑的自我增殖趋势与民族国家逻辑的自我维持趋势之间的对立统一。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意义。

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矛盾在全球规模上主要有三个重要表现。从社会空间上看,资本逻辑推动社会生产总过程进行全球扩张、跨越界限的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领土界线与权力垄断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具体来看,资本支配的现代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总过程具有克服一切自然限制与社会限制的趋势,力求突破特定民族国家的领土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活动。这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内在根源与基本动力。资本逻辑的全球布展形成了日益广泛深化的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强化了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普遍依赖。世界市场激发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非国家力量的兴起,不断推动“经济的非领土化”效应。由此,跨国资本不断突破民族国家的权力界限,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

家的权力垄断,迫使民族国家进行一系列结构性、功能性的调适。

从社会结构上看,资本逻辑全球布展的权力支配结构与民族国家维持内部社会结构稳定性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资本全球化具有整合世界的文明同化作用,同时还包含着分裂世界的“中心—边缘”机制,引发民族国家内部结构不断的建构与解构、危机与悖论。一方面,资本全球化进程不断地传播文明,同化世界,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民族国家内部形成普遍的“利益捆绑”与“文明同质化”。全球生产方式的一体化趋势进一步推动了生活方式的一体化,而这又构成了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世界同质化的物质基础:“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①</sup>由此,整个世界被愈益严密地组织到全球性生产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文明各个层面的同质化的趋向。另一方面,资本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并未实现世界的共同发展,而是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利益分化”与“全球分裂”,进而诱发民族国家内部的结构分裂。资本所到之处,“统治—被统治”的二元结构和权力支配关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资本推动的全球现代性呈现出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结构,民族国家内部的断裂差异格局与全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差异格局具有显著的“同构性”。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洞见的,“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sup>②</sup>具体来看,这种资本全球化的“同化—分裂”逻辑集中表现为民族国家外部和内部的一系列“中心—边缘”支配结构的不断再生产过程。第一,从发展的空间结构来看,资本全球化不仅在资本的“母国”内部不同阶级、不同生产部门、不同地区之间制造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发展结构,并进一步将这些不平等发展结构复制、移植到各个民族国家之中,改造、取代和置换这些国家传统的支配关系,并重塑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第二,从发展的时间结构来看,资本全球化在不断突破传统的政治等级、经济秩序和文化樊篱的同时,又在各民族国家内部与各民族国家之间不断构建出新的等级秩序和文明差异。这种差异结构表现为发展程度的巨大对比和落差,表现为现代与前现代、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发达与不发达、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之间的巨大断裂,以致发展为征服与服从之间的统治关系。

从社会行动上看,资本逻辑激发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其政治秩序稳定性的要求之间发生着矛盾。《共产党宣言》集中呈现了资本全球布展所引起的阶级斗争剧烈化的“两极对立”趋势。整个世界的传统政治等级都被普遍的阶级化所置换。无论在民族国家内部与外部,多种多样的等级、阶级都向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方向上发生分裂。虽然与《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更为复杂具体的阶级分析相比,《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分析相对比较简单化,但却把握住了资本逻辑所推动的阶级斗争白热化的基本趋势。第一,《共产党宣言》通过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来把握世界市场基础上民族分隔、国家对立日益消失的趋势:“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sup>①</sup>第二,《共产党宣言》还论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民族国家斗争的关系问题,并且将民族国家间斗争的解决归结为阶级斗争问题的合理解决:“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sup>②</sup>由此可见,《共产党宣言》主要是从资本逻辑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理解民族国家间斗争的,并进而触及资本逻辑所激发的阶级斗争剧烈化趋势与民族国家捍卫政治稳定与社会秩序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虽然这一矛盾并未深入展开,从当代语境来看,《共产党宣言》揭示的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可见,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可以归结为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对立统一产生出一种悖论性结构:人类在表象上的漠不关心、利益冲突的状况与人类在实质上已经相互依存、命运攸关的状

况之间的对立。换言之,《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世界历史意味着自在意义上的人类相互依存性、利益相关性、命运共同性的不断形成趋势;而这种自在的人类共同性本质却恰恰表现为自为意义上的人类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分隔、利益冲突与殊死斗争。进而,自为层面的阶级斗争与民族国家间斗争又助推全球层面的普遍交往,从而推动着自在层面的人类相互依存性的发展。由此,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便构成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动力和中介。

显然,世界历史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相互依存性”即潜在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极为深邃的观点。正是《共产党宣言》揭示出的这一世界历史趋势,为自觉的全球治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随着民族的、地域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各个民族越来越融入世界历史性的生产体系和交往体系之中,世界各国逐步形成越来越相互依存的生产生活方式、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的价值共识,同时也面对着共同性的世界难题。从唯物史观高度看,世界历史形成的人类相互依存趋势是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客观条件;而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适应世界历史当代发展要求的自觉实践。

### 三 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习近平同志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sup>③</sup>也就是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利益交织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页。

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页。

和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全球化的生产和交往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成为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由此,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利益观进行反思。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已经成为共识。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和而不同的价值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安全共同体”“同舟共济的行动联合体”等主要内涵<sup>①</sup>。

《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自觉把握。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中,“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sup>②</sup>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呈现为个人之间实质上的相互依赖、利益捆绑与表象上的漠不关心、利益冲突的悖论性结构。由此,从逻辑上看,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阶段,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了自发的、客观的利益相互依赖,但同时又呈现出主观上的漠不关心甚至相互冲突。在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与民族国家逻辑的自我维持之间的矛盾。二是世界体系发展出“命运共同体”的阶段,各民族国家之间自发的利益依赖发展为自觉的“共同命运”,相应地出现了共同利益关注、共同命运意识。在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局部的、有限的扬弃。三是“真正的共同体”形成阶段,自发的利益依赖与自觉的共同命运发展为社会性的共同生产与共同占有,由此扬弃民族对立与阶级斗争,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即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这一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在全面扬弃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基础上形成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的的新社会逻辑。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属

于世界历史的第二发展阶段,由此成为推动世界历史从第一阶段向第三阶段演进的中介,成为推动潜在的人类共同体向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关键环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将自发的人类相互依存打造为自觉的人类共同命运的能动实践<sup>③</sup>。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阶段性扬弃,开启了通向新的世界体系的道路,将过去的经历转化为当下的实践,并引领着未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双重逻辑的合理应对。《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自觉运用世界历史的双重逻辑,积极推动双重逻辑的历史发展与辩证扬弃,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当在推进全球治理中合理应对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

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立足民族国家发展而开启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人类共同体视野。社会主义在东方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发展相结合。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诉诸民族国家逻辑,就应该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而不断推进人类共同体建构。具体来说,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把中国发展与全球治理,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论和实践上统一起来。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合理利用和控制资本逻辑并推动资本逻辑的自我扬弃。资本逻辑是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动力,没有资本逻辑的推动作用,也就没有世界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因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不能回避资本逻辑仍然主导着世界体系的时代境遇。要反对“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倾向,自觉融入全球化,规避资本逻辑的同化与统治。如何抑制资本逻辑对全球的分裂对抗效应,同时利用资本逻辑对全球的联通激活作用,是我们应当思考的关键难题。

第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抓住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斗争以至

<sup>①</sup>参见郝立新,周康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

<sup>②</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sup>③</sup>余品华:《“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相互转化的一系列中介点(如大卫·哈维的“国家-金融”纽带,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等)。因势利导地推进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的相互依存格局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从而使使得双重逻辑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共同体建构、服务于社会主义发展。

### 结语

从思想史上看,《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第一次对现代世界格局进行了具体总体的再现。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世界历史的本质与走向问题曾出现过三种代表性的理论。一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认为各民族、各国家缺乏公共权威的制衡,如同自然人一般只追求自我保存和自我利益,因而呈现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混沌无序状态。二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说,认为各民族、各国家可以通过自然的民族权利而缔结契约,建立“民族国家联盟”,形成自由、平等、公正的持续和平秩序。三是黑格尔的“民族精神说”,认为人类发展史的每一阶段都有主导性的时代精神和领导性的民族,该民族有权领导

世界上所有民族而形成合理的世界秩序。从当代境遇看,上述三种观点都具有局部的真理性,都是对世界历史的某些侧面如利益冲突、和平发展与世界霸权等的抽象概括。与之相比,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对世界历史作出了本质的、总体的再现。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但把握住了世界历史所内含的利益冲突、和平发展与世界霸权等方面,而且还深入探究这些方面背后的深层根源即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的矛盾。进而,马克思主义把“现代”理解为一个过渡性的时代,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我扬弃与内在超越的辩证法,预见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趋势。

由此,《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共同体”,但是却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客观条件与物质基础。如何将自发的相互依存、利益依赖更大程度地转化为自觉的命运共同体,并进而为真正的共同体做好准备,是当今时代理应思考的根本性人类政治问题。

## The World History Theory in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XI Ge<sup>1,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developed and deepened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declaration, analyzes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history, and develops it into “double logic”, that is, the multiplication logic of capital and the power logic of national st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era, the antagonism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national state logic is one of the causes of global chaos and world conflict. It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oth the theory of the world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ve a profound unity at the levels of history and logic. From the view of the hist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 that the world history has developed to the present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Marxism,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to inherit and develop Marx and Engels’s world history theories. It i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at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is highlighted.

**Key words:** world history; capital logic; national state logic;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责任校对 莫秀珍)